

朝颜朵朵 为谁开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
不知，又如何？

陆观澜 著

朝颜朵朵 为谁开

陆观澜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朝颜朵朵为谁开 / 陆观澜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399-9975-3

I. ①朝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40123号

书 名 朝颜朵朵为谁开

著 者 陆观澜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黄靖文 高一君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96 千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975-3

定 价 36.8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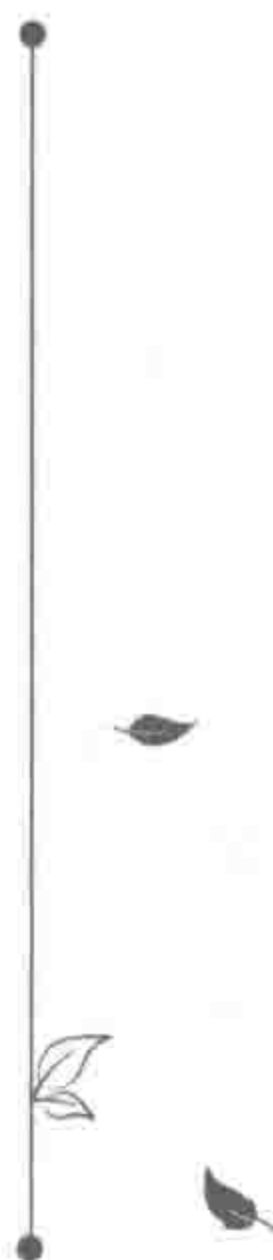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序	楔子	/ 001
第01章	满庭霜	/ 007
第02章	瑞鹧鸪	/ 016
第03章	花间意	/ 029
第04章	采桑子	/ 040
第05章	解连环	/ 048
第06章	暗尘锁	/ 056
第07章	青衫湿	/ 069
第08章	念香衾	/ 077

第09章	秋千索	/ 090
第10章	吹柳絮	/ 096
第11章	小重山	/ 111
第12章	声声慢	/ 122
第13章	柘枝引	/ 133
第14章	苏幕遮	/ 142
第15章	竹枝词	/ 152
第16章	长相思	/ 163
第17章	更漏子	/ 172

第18章	子夜歌	/ 185
第19章	离亭宴	/ 192
第20章	醉扶归	/ 203
第21章	乌夜啼	/ 214
第22章	风入松	/ 223
第23章	东湖月	/ 230
第24章	玉簫凉	/ 239
第25章	眼儿媚	/ 254
第26章	檐前缺	/ 265



	第27章	过涧歇	/ 274
	第28章	燕归梁	/ 286
	第29章	连理枝	/ 293
	番外一		/ 303
	番外二		/ 314
	番外三		/ 324

时间累积 这盛夏的果实
回忆里寂寞的香气

一九九八年，夏朝颜十八岁，念高三。

自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，夏朝颜一直生活在姑苏城里的一条老巷里。老巷离繁华的观前街不远，大概有几百年历史了，青石板路磨得很光滑，巷两旁都是水泥砌的平房和二层楼房。木门木窗木楼梯，斑驳之余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偶尔有讲究的人家也用金属防盗门、雕花窗之类的大肆改装。到底是多年街坊一场，此心与同，无论家境如何、无论年纪大小，梅雨季节一出，一律齐心协力从小二楼伸出长长的竹竿，飘飘洒洒地扬出各种色彩和江南特有的那种无以名之的潮湿味道。每次行人路过总是不得不低头俯身，以手护头，缠夹不清地穿行在一堆红红绿绿之间。

想想好玩，想想觉得狼狈，再想想又觉得有趣，往往一走出这个长长的迷魂阵，路人们就回过头去，捧腹而笑。

这种味道，这种别致的体验……想到这儿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的夏朝颜嘴角边浮现出一缕浅浅的微笑。

她深深怀念吗？也许。

只是瞬间，那缕笑，渐渐转成淡淡的涩意，同样是瞬间，她的鼻

尖微微一酸，忍了半天都忍不住眼角几乎无法压抑的抽搐般的痛。她低下头去，自嘲——怪不得人常说，一过二十五岁，就算面貌不老，心也会加倍苍老。

脑海中模模糊糊映出一张朝气、俊秀、咬牙切齿的脸——

“还不等等我夏朝颜，看我追上怎么收拾你！”

“我看是皮痒了你，敢跟我讲条件！”

她心底的苦涩如同河流一般蜿蜒开去，伸向不可知的荒芜远方。

还有……

还有另一张向来冷静疏离、此刻却略带苍白的脸，声音决绝地：

“夏朝颜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你！”

当初，她痛、她伤心、她绝望，他，又何尝不是？

当初，肥皂剧里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台词，朝颜无非置之一笑，何止不切实际，简直老套乏味、无聊至极。可是她又何曾想过，终有一天，极其讽刺地，她自己竟然也成了这出戏的主角之一。

从小，夏朝颜最喜欢的就是夏天。一到傍晚，蜿蜒看不到尽头的青石板路一早被勤快的各家主妇洒上凉凉的井水，孩子们打闹着，时不时听到吴依软语的呵斥声：“憨大，僚要到啥地方去……”深夜时分，一早镇在巷头井里的西瓜被端了上来，老爸夏勇就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工工整整劈开：“好吃吧朝颜？正宗沙瓢的，我告诉你，菜场拐角那块地方爸爸排了半天队呢！”夏勇很宠朝颜，因为她自幼就是个聪明懂事、谨小慎微的孩子。

她小心翼翼，从来不争。或者说，她一直把自己的小小企图掩藏得够好——优秀学生？她不够格。三好？名额紧张，又多的是比她更出色的人。作文竞赛？不要啦，放学还要代妈妈去接弟弟。

所以，每次班里的民意测验，她都遥遥领先，再所以，不擅文艺就连唱歌都荒腔走调的她，从小学到高中却一直都是班里的文娱委员，也只有她才能让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李逵、鲁智深之流，荤素不吃的角儿心甘情愿听候调度。这年头，谁稀罕娇滴滴风吹吹就倒的林黛玉林妹妹呢，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资本又知道韬光养晦的薛宝钗薛姐

姐才是正途。所以，班主任老佛爷经常说：“夏朝颜啊，IQ中等吧，成绩也不算太出色，可是EQ嘛，”她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地，“倒是蛮高。”

这样的女孩子，默默无闻从不惹是生非，老师省心，家长放心，同学安心，实在是够环保。

只是谁也没料到，夏朝颜的生活轨迹会在二十二岁那年完全改变。

一想到这儿，她蓦地开始头疼，几乎是同时，两只手忙碌地在抽屉里翻找，心里那缕深深的苦涩怎么也挥之不去。几年来，她早已饱尝这样的滋味，可是，到底到哪一天才会有终了呢？她苦笑。

又或许，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束。

他……

还有，他……

该恨死她了吧！

救命药丸缓缓滑下，她向后半躺在皮椅上，慢慢合上了眼睛。

二十六年来种种，所有的一切，刹那间齐齐涌上心头。

打哪儿开始呢？

过去的两年半，她在法国，回国后进了苏州的一家卖知名化妆品的法资企业，做部门的财务经理。夏朝颜低头自嘲般微笑，没想到，上大学之后辅修的第二专业，反倒派上了大用场。

现在的她，负责一个部门的业务，手下有两个得力干将，圆脸粉红少女心的方圆圆，酷派作风的萧侃。

方圆圆平时黏糊，工作倒是不含糊；萧侃平时装酷，面对客户反倒笑眯眯的，一点儿也不酷。

按理说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可这两个年轻人偏偏到一起就呛呛，让朝颜头痛不已。

夏朝颜的好朋友宋泠泠，一家猎头公司的优秀顾问，见的人那是多了去了。周末来看她，见面就燃起一根烟，不以为意地：“你别操心，随他们折腾，现在的孩子们，要吵吵闹闹才有工作灵感。”

夏朝颜见她年纪轻轻，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，不由好笑：“孩子

们？你又有多大？”

宋泠泠吸了一口烟，淡淡地：“大得足够当别人后妈了。”

夏朝颜默然。

宋泠泠家庭情况复杂，准是哪儿又让她不痛快了。

宋泠泠抬起眼，眼神清明：“朝颜，我好好儿的，不缺吃不缺穿，每年出国旅游个一两趟也是毫无压力的，年纪也不算大，无非一个人待惯了，为什么我妈就偏偏容不下我？”

她鼻子里冷哼一声，她那个风韵犹存的老妈，今天介绍一个某某企业二世祖，明天介绍一个某某局长公子。昨天倒好，直接把她约到餐厅。

对面是一个中年男士，很亲昵地搂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

某总，丧偶，携子来相亲。

一个相老婆，一个相后妈。

是这意思吧？

她看了看朝颜，弹了下烟灰，微笑：“我宋泠泠何德何能，二十六岁就有机会当上市值三十亿的上市公司老总夫人？”

夏朝颜瞅着她，了解若她，竟然无言以对。良久，她拍拍宋泠泠的手：“要吃点儿什么？我妈刚买的烤箱，我才学会用，烘焙点儿什么小吃给你？”

宋泠泠微笑，靠在厨房门边看着她苗条的身影忙碌，上下打量着她：“不是我说你，夏朝颜，你好歹也在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待了快半年了，法村也待过，怎么还能保持大学那会儿的优良传统，又朴实又勤劳呢？”

朝颜知道她这是在挖苦自己不修边幅，只是一笑，依旧穿着她的小熊睡衣忙活着。她习惯了素面朝天，即便平常工作时，囿于公司规定，不得不天天踩着五寸高跟鞋、穿着齐膝短裙来回为生计奔波，但一回到家，长发一盘，凡事定以舒适为第一要务。

朝颜熟门熟路地开关冰箱：“瞧瞧，我妈连原料都给准备好了，”她回身朝宋泠泠微笑，“做草莓味和抹茶味的cupcake给你吃吧，你今天可是真有幸。”

宋泠泠眼神中透出一丝丝的羡慕：“我就知道，还是你爸妈好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朝颜瞥她一眼，“还站着？还不过来帮忙？”

宋泠泠走了过去，默不作声地打着下手，半晌，这才开口：“朝颜，今天，我看到程海鸣了。”她有点怅然，“我在路口等红绿灯，我看到他就在我前边不远处的车里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还有，我表哥，他也坐在车里。”

朝颜没有作声。

宋泠泠看着水龙头里的水绵延不绝地落下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：“朝颜，你说，我也好，你也好，我们一直，是不是都是错、错、错？”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姑苏城的美在于沧桑，老巷虽破旧，却是沈复的旧居所在地，吸引了无数观光客。甚至朝颜独自一人在堂屋里写作业的时候，也会从窗口伸进一两个脑袋啧啧连声：“哎唷喂呀，这么旧的房子，倒要看看，还有啥人住在里边呀？”

朝颜从不理会。

爸爸夏勇，一家军工企业的司机，原来给总经理开车。他生性耿直，后来索性自己申请要求到基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。妈妈许闻芹，年轻时候算是美女，朝颜看过妈妈二八芳华时候的相片，跟另一个女孩在一起，一个娇媚一个冷艳，都很美，都在微笑，亲密无间，宛如双生姊妹。她的视线一直被吸引，简直舍不得脱离：“妈，这个。”她高高举起相片。

许闻芹回眸：“怎么了？”

朝颜难得撒娇：“我想要！”

许闻芹这下终于侧过身看她，微笑了一下：“随便你。”她对谁都是淡淡的，就这样已经算是优待。而其实，她的确对朝颜这个女儿更好些，尽管晚晴远远比朝颜更集中了他们夫妇俩相貌上的优点。

朝颜的好朋友宋冷冷，住在苏州知名的高档花园小区。宋冷冷的妈妈林佳湄早些年是苏州城里有名的舞蹈演员，见过大世面、出入过大场合，很自然地对女儿的舞蹈课非常重视。偏偏有次，她听到那个比她还要高傲、脖子仰得比她还高的北京籍美女老师当着全体学员的面板着脸训话，训到最后高高扬起声音：“夏朝颜，你给我上来，让她们看看专心两个字怎么写！”

她顿顿脚下的练功鞋，高高昂起头，很不耐烦地用手里的软鞭敲打着身体斜倚着的扶杆。

一旁独坐的林佳湄闲闲一眼瞥过去，就看到一个清秀瘦弱的女孩子，扎着马尾辫，身材匀婷，长得嘛，有点像那个小姑娘董洁，还有一点像女儿喜欢的台湾偶像剧里的一个小演员，总之看上去还是舒服的。小姑娘走上前来，有点腼腆却从从容容地开始示范。她留了个心眼，特地派人去查了查。父母都是一般人，妈妈还长得好些，爸爸简直平庸，生个女儿倒蛮水灵。

住在陋巷，勉强温饱，这样的女孩子，倒的确是娇生惯养、在蜜罐里泡大的女儿天生的玩伴。

还有陪衬。

在W中，宋冷冷所在的那个班有个别致而贬褒不明的称呼：贵族班。这个班的学生考进来的时候绝大多数分数都不够，所以，花白头发的老校长攥着厚厚一沓条子，终于一咬牙，大笔一挥在十二个班级指标计划之外又增补了一个。他是个老狐狸，怕得罪人，却免不了回去跟家里的老婆子抱怨：“现在的家长啊，真是望子成龙得厉害！”

于是这天傍晚，宋冷冷来敲夏朝颜的窗户：“喂，放学后到川味找我！”朝颜抬起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宋冷冷已经风风火火跑掉了。她不止一次抱怨过朝颜没手机，联系不方便：“每次一走近你们教室，老觉得身上发木发凉发霉，一群书呆子，四眼田鸡，自以为是，狂妄自大，真是受不了！”

那个时候，夏朝颜反应迟钝，只是皱眉，觉得她未免刻薄了点。

她并不知道，其实宋泠泠是有所指的。

后来，她才发现，其实宋泠泠从来不无的放矢。

川味是在W中学生圈里知名度很高的一家川菜馆。夏朝颜一踏进门，大老远就看见宋泠泠的纤纤玉手挥起：“朝颜——”派头十足，俨然女王范儿。朝颜拉开椅子坐下来，微笑着自我介绍：“夏朝颜。”

宋泠泠身边的人什么德行她清楚，基本都是自动过滤性别的主儿。果然，众人只是敷衍了几声便迫不及待开始筷子林立。宋泠泠大感丢面子：“哎哎哎，今天可是我生日啊，给点面子成吧，用得着这么急吼吼的？”

别人尚可，唯有一个肤色白皙、眼神锐利的高个子男生挑挑眉，一边吃一边搭了句腔：“泠泠，我们今天可都算是抽空，一会儿就得走。”

他随手掏出一个包装好的小礼盒，口气也很随意：“施华洛世奇，不喜欢就送人吧。”宋泠泠手上拿着礼物却不看，眨了眨眼，闷闷地：“你可是我表哥……”

男生立刻笑笑瞥了旁边一眼：“我是肯定不成。大熊，要不待会儿你留下来陪陪寿星爷？”

“不……”异口同声的拒绝，整齐划一。

叫大熊的男生心想：就她那聒噪劲儿，算了吧，我还想多活两天呢！宋泠泠心想：让我身边多个祥林嫂还不得把我折腾死！她闷闷不乐，一口菜也不吃。

夏朝颜拄着筷子心里琢磨，今天的宋泠泠有点不对劲。

天都黑了，宋泠泠明明不顺路，却执意要跟夏朝颜一起走，撵也撵不脱，朝颜多敏感的人，又不能一直装傻，心底有点犯愁。终于她开口问：“宋泠泠，过生日嘛多好的事儿，怎么好像不太高兴？”

果然，宋泠泠就等她这句话，冷冷一笑：“切！十八岁生日？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哪比得上人家夫妻两个一掰两半来得那么痛快？”

夏朝颜呆了呆，隐约猜到点什么。

宋泠泠背对着她，慢慢蹲了下去，半晌，抬头：“朝颜你说，我不就是个女孩子吗？就有那么不招人待见吗？”

撕心裂肺的恸哭声。

路灯下，两条长长的影子。

慢慢地，摇摇晃晃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宋泠泠裹着夏朝颜的睡衣环视四周，屋子很小，就一张小床、一个小书桌，还有一个小书架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。她原来跟隔壁弟弟住的是一大间。儿女大了，老这么凑合着住在一起不方便。去年夏天，夏勇找了几个相识的弟兄们，在房间中间隔了一道薄墙。墙是真薄，她们这边说话，还听得到那边夏晚晴叽里咕噜的读英语声。这孩子，也说不上用不用功，成绩倒是一直不好。

人家笨鸟先飞，他是半途就折翅。

夏朝颜笑了笑，一边收拾床上的被子：“我们家地方可不大，只能委屈你跟我挤，”她坐了下来，明显带点吓唬地，“都快12点了，早点睡，你可不希望变态的吴大头又盯着你不放吧？”其实朝颜是想早点结束一晚上的不愉快。可宋泠泠还是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爷爷奶奶都是部队下来的老高干，从来瞧不起我妈一舞蹈演员。现在我爷爷虽然去世了，但我奶奶撑腰，我爸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。朝颜你知道吗，就在前天，外面那个女人生了个儿子，”她苦笑，“除了我妈跟我，全家人天天都抢着往医院跑。

“以前罗老师老在我妈跟我面前夸你，每夸你一次她都要臭骂我一次！其实我知道，她因为生了个女孩被我爸那边的人嫌弃，就恨不得我十项全能才好。偏偏我没几样如她的意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“上个星期，你爸爸给你送雨伞跟热豆浆，当时我看着，心里真难受。”

朝颜笑着糗她：“装什么装呀大尾巴狼，豆浆全让你给抢着喝了，你还有什么好难受的？”宋泠泠把被窝里头的热水袋翻出来抱在手中，想想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爸妈真是一点儿也不偏心，什么事儿都想着你。”

朝颜点点头大言不惭地：“那倒是。对了，”她打了个哈欠，直接